荀子箋釋

ロ 13
3208
2

戸13
3208
巻 2

昭和十八年二月廿五日
原川ヨシ子氏寄贈

荀子卷第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形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形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說、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

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漢書儒林傳駏肩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駏肩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駏肩也駏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句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案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爲發聲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輪上出式者詩曰倚重較兮○案今毛詩本倚誤作猗正義明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足利本皆不誤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契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揣與揣同契與絜同約也謂約

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脩飭耳、○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馬元刻作焉、注同、今案、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倛音欺、愼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樴、樴與菑同、皋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皮之瓜、青綠色、閎夭之狀面無見膚、閎夭、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鬚髯蔽其膚也、○注鬚、一作髮、傳說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眉同、禹跳湯偏、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堯舜參牟子、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從者、猶言學者、注非、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然而身死國亾、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僇、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爲證也、○稽、止也、此、卽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非容非相篇

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言云儇疾也慧也與喜而翾義同玄反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竝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爲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爲是非容貌之

患也。聞見之不衆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爲益乎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竝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肎事長賤而不肎事貴不肖而不肎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倩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爲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干反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不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縣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爲懸人有此三

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肎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見曰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見見曰氣也隧讀爲隨屢讀爲婁婁斂也言雨雪瀌瀌然見日氣而自消喻欲爲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肎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也曰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狌狌獸似人而能言出交阯形笑者能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胾肉也食之胾側吏反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有上下親疏之分也有生於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爲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節奏久則廢也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楊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褫直吏反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之王也粲

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己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主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數字從宋本俗本亦作審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

芒卷曰其下行文

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大各反下同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閒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能欺亦不欺人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以類度類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涂之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耀而不惑鄉讀爲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

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已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聽人之言樂於鍾鼓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倦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庳同豬水處謂之汙亦地之下者也庳音婢汙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之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

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嬴餘也嬴絀府然若猶言伸屈也渠匽槀梏之於已也府渠匽所以制水槀梏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抴引也抴牽度已猶正已也君子正已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已而馴致人也或曰抴當爲枻枻楫也言如以楫擢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枻以世反韓侍郎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舊本抴枻多訛今悉改正韓說本改工記度已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任衆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事者音疲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芳言至芳絜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證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爲

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吶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吶吶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爲政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言不可以已也如是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君子三者也行如字

必辯小辯不如見端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小辯而察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千故反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則聽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爲重也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嗜唯則節蓋謂嗜其口舌之辯也嗜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正文均宋本作於足以爲奇偉偃却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却猶偃仰卽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

自誇大偃蹇而已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案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子此乃并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附益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澆同宋本作濠注濠與澆同案濠字無攷澆亦澆之訛元刻作鴞亦未是莊子繕性篇濠醇散樸釋文云濠本亦作澆當從之欺惑愚衆禽宇嵬瑣禽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宇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恢大也嵬謂爲狂險之行者也瑣者謂爲姦細之行者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哉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曰狂辟之民明王之所禁也嵬當與傀義同音五毋反又牛彼反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爲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許季反○元刻作香萃反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衆人矣是它嘊魏牟也它嘊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卽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

何者爲定也忍情性綦谿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苟以分異人爲高苟求分異以爲高人不同於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已解上○解見不苟篇彼作田仲田與陳通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爲上而過儉約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音口莖反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爲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爲下而好作爲言自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上下意相矛盾也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紃與循同倜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紃察不可則疏遠無所指歸也○注反覆二字宋本無以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愼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不以禮義爲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翫同琦讀爲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紀綱也。猶然
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也。○宋本正
文作然。而猶材劇志大。無注。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
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
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其言。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
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
思。以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
所不爲。而爲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
佳買反。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

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世俗之溝猶瞀儒。藿藿然。不知其
所非也。溝。讀爲恂。恂。愚也。猶。豫也。不定之貌。瞀。闇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瞀。與此義同。藿藿。喧囂
之貌。謂爭辯也。恂。音寇。猶。音柚。○注恂。舊訛作拘。案恂。直恂慈愚貌。楚詞九辯。又作婁務。又作拘。備
瞀。與此書儒效篇同。許慎作瞀。又作拘。案恂。直恂慈愚貌。楚詞九辯。又作婁務。又作拘。備
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瞀儒。合四字爲疊韻。遂受而
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
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
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領
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大。讀曰太。奧窔之閒。簟席之
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
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
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言不出室堂之內也。斂然。則六
聚集之貌。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窔。一弔反。

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爲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言也國語驪姬曰衆況厚之○成名句即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宂而未當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天下財萬物財與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從而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著宋本從竹作箸下並同

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是知也當了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湎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

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爲詐而巧巧於爲詐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辯不順道理而聰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爲僻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無法騁其異見也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也好姦而與衆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知作智元刻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然後爲聖賢之德也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宓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安反遠罪過者也遠于願反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

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汙漫已解篇恣狂榮辱篇恣雎雎者也恣雎已解於上貪利者也觸抵者也恃權埶而忤人無禮義而唯權埶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明箸其疑其姦許也使人疑其姦許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慎子曰勁而害云能當時之語也無能則亂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蓋戰國時以言能爲能云能自言其能也

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爲俗以不合俗人離縱而跂訾者也詐爲無欲者也自爲其俗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恣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爲縱傳寫誤耳縱與蠬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巨氏反縱所綺反

士君子之所不能爲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刪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誤衍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可貴謂道德也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可用謂才

能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見汙爲人所汙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僞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葷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爲莊祺然葷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葷當爲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衆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敬儉然恪然輔然端

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卑謙之貌恪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恪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爲恪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然未詳或曰與孳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瞀瞀然不敢正視之貌吾語汝學者之鬼容說學者爲鬼行之形狀鬼已解於上元刻正文無容字今從宋本增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當爲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爲紟紟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紟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睍睍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填填然滿足之貌狄讀爲趯跳躍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止無恆也睍睍未詳或曰睍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大察也盱許于反酒食聲色之

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之貌謂好悅之甚佯若不視也瞞莫干反瞑母丁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謂憎疾也訾毀也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讒訽是學者之鬼也事業謂作業也億億不勉彊之貌離離不親事之勞苦也罔謂苟避事之勞也讒訽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正文讒訽元刻作諺訽案說文諺胡禮切重文讒實一字也洪興祖楚辭補注九思篇諺訽下引荀子作讒訽正與宋本合其引注罵辱也又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隣詬以節語同此彼隣音絜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隣詬以節語同此彼隣音絜元刻罵辱也下有諺音奚三字宋本弟佗其冠神禪其辭弟佗其冠未詳神禪當爲沖作弟集韻音徒回反莊子應帝王篇有弟靡此弟佗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絻亦頗相似俗閒本俱作

第作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爲兼於志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耆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敝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優雖逸而不解惰雖勞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

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爲霸或曰伯長也爲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子糾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事險而行汙也下孟反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亾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亾之於乎讀爲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俠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俠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俠地坎反安忿其怒出忿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忿恚之怒外忿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爲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爲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爲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字論語石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

則莫之能亾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亾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爲幸遇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爲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脩鬬而能顯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脩戰鬬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爲讓所以飾爭非眞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眞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弊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顯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案溫字有誤或是盥字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

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埶、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爲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與撙同、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嗛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愼比而不邪、謹愼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諂佞、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貳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爲夸、夸、奢侈也、信而不忘、處謙、謙、讀爲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如也、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媒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媒、嘉善謝氏

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文人字元刻作之正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耐忍也慎讀爲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耐乃代反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彊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不必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其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爲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曲爲之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解非是不足之時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敝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敝敝與禍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排也言重傷之也以忝嗇而輕舊怨謂輕報舊怨以忝嗇

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傾也炊與吹同傾當爲僵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傾音竟○元刻作音僵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墮許規反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愼謹以行之端愨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爲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厄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功勞省所景反多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爲譬咶與舐同經緼也伏而舐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愈讀爲愈

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埶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分安

嘉善謝氏藏版

有埶不在上而羞爲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

荀子卷第四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儒效篇第八

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履天下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爲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爲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

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導達、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臣、明攝政非為己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也、如此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為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仰易、反易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文仰字注、今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從元刻、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為孫卿也、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

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爲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安言儒者得權執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必不爲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也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己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執在人上困弃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爲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閻窮僻之處閻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仲尼將爲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多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儲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爲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爲價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者字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閒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其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孝弟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之也由孔子以下元刻作其位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讙讙喧也言聲齊應之也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俗本注末有之貌二字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爲人之師長也○注人之師長宋本無之字今從元刻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爲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爲止言止於禮義也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墝薄田也五種黍稷稻麻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

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擠以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薦藉也謂相蹈藉擠抑皆謂相陵駕也忤惡也○正文末有也字今從元刻刪若夫謙德而定次謙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謙謙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謙德而序位之語○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訛今從元刻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愼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

行下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行事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弃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易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

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戇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正文曾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姤也姤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爲儒學者能行則爲士也士者脩立之稱）敦慕焉君子也（敦厚慕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爲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爲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也鄉音向涂與途同）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而辯之而與如同）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鏁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鎖鐺者也舉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鏁連枷也）今有人於此屑然藏于溫之

寶雖行賈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雜碎衆多之貌行賈行乞也貧上得反行
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爲衣則不可衣箸○案已以通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然而人謂之富
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杅杅卽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
曰聽居居視于于也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
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故曰貴
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埶重
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

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諠空虛也故
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
之聲如雷○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
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
云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皐澤中水溫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鄙夫反是
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
俞危俞讀爲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
己斯亾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故能小而
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

也、粹、讀爲碎、除碎折之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伸而
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
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傴、僂也、伸、讀爲身、字之誤也、傴身之人、而彊升高、則
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衆、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
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
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
爲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
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
也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
○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
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

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
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案、宋本、橋、从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亦可通、其言
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
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安行之上也、周密、謂盡善也、如天性
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
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
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
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
不以造作爲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
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平正和民之
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
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雖博雜衆

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賢人舊作聖人誤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正文有理各本作有條理案注則正文條字衍今刪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爲儼○注干以各本皆誤倒今從明虞王合訂本移正分分兮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分扶問反猷猷兮其能長久也猷猷知足也亂生於不足故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殆危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或爲蕤蕤之貌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樂之貌臧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爲浹浹周洽也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是是儒學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是儒之志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爲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

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亾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亾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曰向○正文兩如字俱讀爲而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苟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扆而坐戶牖之閒謂之扆也○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戶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厎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案正文至汜當作至氾左傳鄙在鄭地氾釋文音凡字从巳不从已其地在成皋之閒又漢高卽位於氾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敷劒反非周師所經也氾汎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氾當爲汜而卽音爲祀至其頭而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山隧其河內縣名其頭蓋其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爲墜其音恭○案其頭卽其首見莊子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其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

也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遂逐馬而進遂簡也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後也鄉讀曰向遂乘殷人而誅紂乘其倒戈之勢○正文誅紂上元刻有進字蓋殺者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故無首虜之獲非周人因殷人也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面八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護與濩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闔門扇也○案宋本閉作問係俗體跨天下而無蘄跨越也蘄求也越天下而無求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也足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太平如此復誰備戒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篡位者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

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遇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已解非十二子篇○案此段在大夫之位云云當爲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脗合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管樞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也徵驗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爲治一也稽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邪說畏之衆人媿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爲成功通則一之後自媿也媿或爲貴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

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陿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奎倮爲嬉奎音下界反倮音果嬉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魚祝曰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者空禾汙邪者百車蟹螺蓋當作鼈所引說苑謂強爲儒服而無其實也○案奎當作鼈所引說苑見復恩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蟹螺彼作蟹堁鄰圃作臣鄰皆當從彼爲是

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也

其衣冠行僞其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僞謂行僞而堅行下孟反其言議談說已無

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別上宋本有分字今從元刻刪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慆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爲嬖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慆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四拘之貌莊子曰琥然在纆繳之中矣

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問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義起是能類者矣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

不自以欺（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之儒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案元刻作以苟仁義之類也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悠（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忽反擬讀爲疑悠與怡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慙怡也）張法而度之則睮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怡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睮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睮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亾（不義而好利故亾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而後然後可以長久也）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脩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用萬乘之國行之後三年而王也）而伯（錯讀爲措伯讀爲霸言一朝而霸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明之爲聖人（通明於事則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

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然也、○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誤作制力、今從宋本訂正、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躓也、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云能、自言其能、察則必爲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爲善也、○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閒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据元刻改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此注、方釋情字、蓋可見上文不作隆情、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爲之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爲之、或曰情亦當爲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

吾所有雖非所有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千
然而可爲之也故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并讀爲併師法二謂異端習俗移
反志安久移質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并一而不二則通
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
刻作積上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
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爲六極言積近以成遠
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
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
人之所積也言其德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
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反讀爲販積禮義而爲君子工

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俗安習其土風之衣服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夏是非天性也積
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愼習俗大積
靡則爲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爲也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
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
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
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一堯反詩曰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
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爲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爲脩也汙穢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是衆人也溝音寇愚也溝瞀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行下孟反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常故爲小儒也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揔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禮也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爲壇宇屋邊也防隄防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准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也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土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而言遠古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外是二也遠則爲浩蕩難信也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爲不正也高

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爲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是時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雜說不及後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荀子卷第四

荀子卷第五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王制篇第九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傳說起版築爲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須臾也須俗本誤作頃宋本元刻並作須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唯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教則中庸民易與爲善故教誅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爲穆父昭子穆言爲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爲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

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之欲反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富不安職則貧四裔之比也養也棄謂投之材而事之五疾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官使之謂若瞽官爲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才行反時者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職而與之衣食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

聽政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

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人人願謂皆願凡聽論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不竭盡也若隱閉其情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有革弊也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疑止也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疑定也疑止謂定止其不可也○正文也宋本作之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事試爲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

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爲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注兩則字宋本無）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埶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爲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諭有差等然後可以爲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

若惠之惠恩也遇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猶元刻作由與猶同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宋本小節下有非也二字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妃作魏姬汝回遣之作汝因遣之汝未及取民也未及取民謂得民心也子產取民者也禮記曰子產猶衆人之管仲爲政者也未及爲政者也毋能食之不能教之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教化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教化也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伍也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亾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伍也僅存之國富大夫亾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漏而下漏如器之上漏下漏空

虛可立而待也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亾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亾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亾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也

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用彊力勝人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非知彊道者

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鬬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鬬吾民日不欲爲我鬬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也雖守者誼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爲本故曰守者所以守地之人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伺彊大之閒承彊大之敝此彊大之殆時也殆危也○元刻敝作弊宋本敝下有也字又有知彊大之敝五字各本多同係衍文今從元刻去之知彊大者不務彊也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定其德

謂不輕舉也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無王霸之主則彊國常勝主或衍字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揀擇也材伎武藝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嚴刑賞以糾之存亾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并讀爲併下同脩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爲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之矣見賢遍反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

道行下孟反信謂使人不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者則霸主常勝也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湣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湣王出奔莒也桓公劫於魯莊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爲魯莊公之臣曹沬所劫也無宅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爲王所以亾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也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

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脩飾及舉動必以禮義聽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重得中也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必見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爲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言以當世之王爲法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解上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綵畫繢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虛困反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僥幸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位也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爲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田野什一、什稅一也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山林澤梁、以時禁

發而不稅石絕水爲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爲之輕重政或讀爲征衰初危反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留遷有無化居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爲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苦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爲政如此乃可以長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之大犬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注走馬下當有脫文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繢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巂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爲矸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紵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紵未詳字書亦無紵字當爲蚝郭璞江賦曰石蚝應節而揚葩注云石砧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蚝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蚝居怯反○注蚝元刻作蛾同今從宋本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罽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爲文綵也故

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車服養謂衣食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也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爲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爲本君子以習學爲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摠領也○俗本又有要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

也、○注、謂一世始句、有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誤、疑當作謂治世也、君子禮義之治、爲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注、之治、舊作之始、訛、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於沮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使人於恩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於職業、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性識、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力不若牛、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正文曰以義、元刻無以字、和則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政

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爲之任使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鼈鰌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昭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沈者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賀易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爲人者則謂之聖人也

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之器也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存

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也。脩憲命、脩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類也。審詩商、詩商、當爲誅賞、字體及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注禁淫聲、周禮、中、謂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鄭衞之音也。以時順脩、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大師、樂官之長也、讀曰太。脩隄梁、隄、所以防水、梁、橋也。通溝澮、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溝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行水潦、行、巡行也、下孟反。安水臧、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漏洩臧、才浪反。以時決塞、旱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時也。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艾、讀爲刈、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高下、原隰也、五種、黍稷豆麻麥、觀其地所墝、苦交反、而種之、省農功、省、觀也、觀其謹蓄藏、謹嚴以時順脩、勸惰而勸之、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敦朴於力穡、禁其它能也、治田、田畯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時禁發、禁、謂厲禁、發、謂許民采取、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順州里、使之和順、定廛宅、廛、謂市內百姓之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養六畜、勸人養之也、閒樹藝、樹藝、種樹及桑柘也、閒之、使疏密得宜也、勸教化、趨孝弟、勸之使從教化、趨之使敦孝弟、趨、讀爲促、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公

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也、審時事、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月令曰、監工日號、毋悖于時、皆審其時之事也、辨功苦、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尚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若車之利轉之類也、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造也、私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祲光、占、占候也、祲、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祲、是其類也、光、謂龜光、或曰、光、萌光、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鑽龜陳卦、鑽龜、謂以火爇荆荁灼之也、陳卦、謂揲蓍布卦也、主攘擇五卜、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剋、言兆之形也、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爲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胡狄反、脩採清、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易道路、脩而謹、平之、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職曰、有相翔者、誅之、職、平室律、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家爲保也、五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之也、抃急禁悍、抃、當爲析、急、當爲愿、已解上也、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自度其功勞已下至末、各本皆無注文、脫耳、免盡之免、與勉同、漢書、薛宣傳、宣因論禮移書勞免之、谷永傳、閔免遁樂、皆以免爲勉、

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亾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亾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亾制與在我亾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案渠與遽同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爲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爲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亾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亾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爲危殆滅亾之所亦危殆滅亾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爲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爲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爲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

堯舜者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薛越、肩越、後同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

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鬬者與安以其國爲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技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日日、元刻作日月、下並同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

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閒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爲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句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僅免於危亾而已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謟疑進退貴賤則舉佞倪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宋本有二人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字衍元刻無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亾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亾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亾夫王者之與亾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縣也亦遠矣○篇末自具具而王至此文義淺雜當是殘脫之餘故不注耳

荀子卷第五

越後野澤翽校字